

孽海花

曾朴／著

中国
历史
谴责
小说
大系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国历代谴责小说大系

孽海花

(清) 曾 朴 著

时光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孽海花 / (清) 曾朴著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
2001. 7

(中国历代谴责小说大系)

ISBN 7-5387-1564-9

I. 孽… II. 曾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
IV. I242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46236 号

中国历代谴责小说大系

孽海花

作 者: (清) 曾朴

责任编辑: 魏洪超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密云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字 数: 3435 千字

印 张: 142.75

版 次: 2001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3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5387-1564-9/I·1501

定 价: 1280 元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一霎狂潮陆沉奴乐岛
卅年影事托写自由花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 二 回 陆孝廉访艳宴金闾 金殿撰归装留沪渚………… (4)
- 第 三 回 领事馆铺张赛花会 半敦生演说西林春 …… (13)
- 第 四 回 光明开夜馆福晋呈身
康了困名场歌郎睨月 …………… (22)
- 第 五 回 开樽赖有长生库 插架难遮素女图 …… (29)
- 第 六 回 献绳技唱黑旗战史 听笛声追白傅遗踪 …… (42)
- 第 七 回 宝玉明珠弹章成艳史
红牙檀板画舫识花魁 …………… (53)
- 第 八 回 避物议男状元偷娶女状元
借诰封小老母权充大老母 …………… (61)
- 第 九 回 遣长途医生试电术 怜香伴爱妾学洋文 …… (71)
- 第 十 回 险语惊人新钦差胆破虚无党
清茶话旧侯夫人名噪赛工场 …………… (79)
- 第 十 一 回 潘尚书提倡公羊学 黎学士狂牖老鞅文 …… (86)
- 第 十 二 回 影并帝天初登布土殿
学通中外重翻交界图 …………… (95)
- 第 十 三 回 误下第迁怒座中宾 考中书互争门下士………… (105)
- 第 十 四 回 两首新诗是滴官月老
一声小调显命妇风仪…………… (115)
- 第 十 五 回 瓦德西将军私来大好日

- 斯拉夫民族死争自由天…………… (126)
- 第十六回 席上逼婚女豪使酒 镜边语影侠客窥楼………… (136)
- 第十七回 辞鸳侣女杰赴刑台 递鱼书航师尝禁脔………… (147)
- 第十八回 游草地商量请客单 借花园开设谈瀛会………… (158)
- 第十九回 淋漓数行墨五陵未死健儿心
的烁三明珠一笑来觴名士寿…………… (169)
- 第二十回 一纸书送却八百里 三寸舌压倒第一人………… (180)
- 第二十一回 背履历库丁蒙廷辱 通苞苴衣匠弄神通………… (191)
- 第二十二回 隔墙有耳都院会名花
宦海回头小侯掠异梦…………… (203)
- 第二十三回 天威不测蜚语中词臣
隐恨难平违心驱俊仆…………… (213)
- 第二十四回 愤舆论学士修文 救藩邦名流主战………… (224)
- 第二十五回 疑梦疑真司农访鹤 七擒七纵巡抚吹牛………… (235)
- 第二十六回 主妇索书房中飞赤凤
天家脱辐被底卧乌龙…………… (247)
- 第二十七回 秋狩记遗闻白妖转动
春帆开协议黑酋临头…………… (258)
- 第二十八回 棣萼双绝武士道舍生
霹雳一声革命团特起…………… (271)
- 第二十九回 龙吟虎啸跳出人豪 燕语莺啼惊逢逋客………… (283)
- 第三十回 白水滩名伶掷帽 青阳港好鸟离笼………… (295)
- 第三十一回 搏云搓雨弄神女阴符
瞋凤栖鸾惹英雄决斗…………… (307)
- 第三十二回 艳帜重张悬牌燕庆里
义旗不振弃甲鸡隆山…………… (319)
- 第三十三回 保残疆血战台南府 谋革命举义广东城………… (330)

-
- 第三十四回** 双门底是烈女殉身处
万木堂作秦王改制谈…………… (343)
- 第三十五回** 燕市挥金豪公子无心结死士
辽天跃马老英雄仗义送孤臣…………… (357)

第一回 一霎狂潮陆沉奴乐岛 卅年影事托写自由花

江山吟罢精灵泣，中原自由魂断！金殿才人，平康佳丽，间气钟情吴苑。辇轩西展，遽瞒着灵根，暗通瑶怨。孽海飘流，前生冤果此生判。

群龙九馗宵战，值钧天烂醉。梦魂惊颤，虎神营荒，鸾仪殿辟，输尔外交纤腕。大千公案，又天眼愁胡，人心思汉。

自由花神，付东风拘管。

却说自由神，是哪一位列圣？敕封何朝？铸象何地？说也话长。如今先说个极野蛮自由的奴隶国。在地球五大洋之外，哥伦布未辟，麦哲伦不到的地方，是一个大大的海，叫做“孽海”。那海里头有一个岛，叫做“奴乐岛”。地近北纬三十度，东经一百十度。倒是山川明丽，花木美秀；终年光景，是天低云黯，半阴不晴，所以天空新气是极缺乏的。列位想想：那人所靠着呼吸的天空气，犹之那国民所靠着生活的自由，如何缺得！因是一般国民，没有一个不是奄奄一息，偷生苟活。因是养成一种崇拜强权、献媚异族的性格，传下来一种什么运命，什么因果的迷信。因是那一种帝王，暴也暴到吕政、奥古士都、成吉思汗、路易十四的地位，昏也昏到隋炀帝、李后主、查理士、路易十六的地位。那一种国民，顽也顽到冯道、钱谦益的地位；秀也秀到扬雄、赵子昂的地位。而且那岛从古不与别国交通，所以别国也不晓得他的名字。从古没有呼吸自由的空气，那国民却自以为是：

有“吃”，有“着”，有“功名”，有“妻子”，是个“自由极乐”之国。古人说得好：“不自由毋宁死。”果然那国民享尽了野蛮奴隶自由之福，死期到了。去今五十年前，约莫十九世纪中段，那奴乐岛忽然四周起了怪风大潮，那时这岛根岌岌摇动，要被海若卷去的样子。谁知那一般国民，还是醉生梦死，天天歌舞快乐，富贵风流，抚着自由之琴，喝着自由之酒，赏着自由之花，年复一年，禁不得月啮日蚀，到了一千九百零四年，平白地天崩地塌，一声响亮，那奴乐岛的地面，直沉向孽海中去。

咦，咦，咦！原来这孽海和奴乐岛，却是接着中国地面，在瀚海之南，黄海之西，青海之东，支那海之北。此事一经发现，那中国第一通商码头的上海——地球各国人，都聚集在此地——都道希罕，天天讨论的讨论，调查的调查，秃着几打笔头，费着几磅纸墨，说着此事。内中有个爱自由者闻信，特地赶到上海来，要想侦探侦探奴乐岛的实在消息，却不知从何处问起。那日走出去，看看人来人往，无非是那班肥头胖耳的洋行买办，偷天换日的新政委员，短发西装的假革命党，胡说乱话的新闻社员，都好像没事的一般，依然叉麻雀，打野鸡，安垵第喝茶，天乐窝听唱；乌龙车水，酒地花天，好一派升平景象！爱自由者倒不解起来，糊糊涂涂、昏昏沉沉的过了数日。这日正一个人闷闷坐着，忽见几个神色仓皇、手忙脚乱的人奔进来嚷道：“祸事！祸事！日俄开仗了，东三省快要要不保了！”正嚷着，旁边远远坐着一人冷笑道：“岂但东三省呀！十八省早已都不保了！”爱自由者听了，猛吃一惊，心想刚刚很太平的世界，怎么变得那么快！不知不觉，立了起来，往外就走。一直走去，不晓得走了多少路程。忽然到一个所在，抬头一看，好一片平阳大地！山作黄金色，水流乳白香，几十座玉宇琼楼，无量数瑶林棋树，正是华丽境域，锦绣山河，好不动人钦羡呀！只是空荡荡、静悄悄没个人

影儿。爱自由者走到这里，心里一动，好像曾经到过的。正在徘徊不舍，忽见眼前迎着面一所小小的空屋。爱自由者不觉越走越近了，到得门前，不提防门上却悬着一桁珠帘；隔帘望去，隐约看见中间女子像供着一盆极娇艳的奇花，一时也辨不清是隋炀帝的琼花呢？还是陈后主的玉树花呢？但觉春光潋宕，香气氤氲，一阵阵从帘缝里透出来。爱自由者心想，远观不如近睹，放着胆把帘子一掀，大踏步走进一看，哪里有什么花！倒是个螭首蛾眉、桃腮樱口白的绝代美人！爱自由者顿吓一跳，忙要退出，忽听那美人唤道：“自由儿，自由儿，奴乐岛奇事发现，你不是要侦探么？”爱自由者忽听奴乐岛三字，顿时触着旧事，就停了脚，对那美人鞠了鞠躬道：“令娘知道奴乐岛消息吗？”那美人笑道：“咳，你疯了，哪里有什么奴乐岛来！”爱自由者愕然道：“没有这岛吗？”美人又笑道：“呸，你真呆了！哪一处不是奴乐岛呢？”说着，手中擎着一卷纸，郑重地亲自递与爱自由者。爱自由者不解缘故，展开一看，却是一段新鲜有趣的历史，默想了一回，恍恍惚惚，好像中国也有这么一件新奇有趣的事情；自己还有一半记得，恐日久忘了，却慢慢写了出来。正写着，忽然把笔一丢道：“呸，我疯了！现在我的朋友东亚病夫，豁然自号着小说王，专门编译这种新鲜小说，我只要细细告诉了他，不怕他不一回一回地慢慢编出来，岂不省了我无数笔墨吗？”当时就携了写出的稿子，——径出门，望着小说林发行所来，找着他的朋友东亚病夫，告诉他，叫他发布那一段新奇历史。爱自由者一面说，东亚病夫就一面写。正是：

三十一年旧事，写来都是血痕；

四百兆同胞，愿尔早登觉岸！

端的上面写的是些什么？列位不嫌烦絮，看他逐回道来。

第二回 陆孝廉访艳宴金阊 金殿撰归装留沪渚

话说大清朝，应天承运，奄有万方，一直照着中国向来的旧制，因势利导，果然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列圣相承，绳绳继继。正是说不尽的歌功颂德，望日瞻云。直到了咸丰皇帝手里，就是金田起义，扰乱一回，却依然靠了那班举人、进士、翰林出身的大元勋，拚着数十年汗血，研着十几万头颅，把那些革命军扫荡得干干净净。斯时正是大清朝同治五年，大乱敕平，普天同庆，共道大清国万年有道之长。这中兴圣主同治皇帝，准了臣子的奏章，谕令各省府县，有乡兵团练平乱出力的地方，增广了几个生员；受战乱影响，及大兵所过的地方，酌免了几成钱粮。苏、松、常、镇、太几州，因为赋税最重，恩准减漕，所以苏州的人民，尤为涕零感激。却好戊辰会试的年成又到了，本来一般读书人，虽在乱离兵燹，八股八韵，朝考卷白折子的功夫，是不肯丢掉，况当歌舞河山、拜扬神圣的时候呢！果然，公车士子，云集辇毂，会试已毕，出了金榜。不第的自然垂头丧气，襆被出都，过了芦沟桥，渡了桑乾河，少不得洒下几点穷愁之泪；那中试的进士，却是欣欣向荣，拜老师，会同年，团拜请酒，应酬得发昏。又过了殿试，到了三月过后，胪唱出来，那一甲第三名探花黄文载，是山西稷山人；第二名榜眼王慈源，是湖南善化人；第一名状元是谁呢？却是姓金名沟，是江苏吴县人。我想列位国民，没有看过登科记，不晓得状元的出色价值，这是地球各国，只有独一无二之中国方始有的，而且积三年出一个，要累代阴功

积德，一生见色不乱，京中人情熟透，文章颂扬得体，方才合配。这叫做群仙领袖，天子门生，一种富贵聪明，那苏东坡、李太白，还要退避三舍，何况英国的倍根，法国的卢骚呢？话且不表。

单说苏州城内玄妙观，是一城的中心点，有个雅聚园茶坊，一天，有三个人在那里同坐在一个桌子喝茶，一个有须的老者，姓潘，名曾奇，号胜芝，是苏州城内的老乡绅；一个中年长龙脸的姓钱，名端敏，号唐卿，是个墨裁高手；下首坐着的是小圆脸，姓陆，名叫仁祥，号葦如，殿卷白折极有工夫。这三个都是苏州有名的人物，唐卿已登馆选，葦如还是孝廉。那时三人正讲得入港。潘胜芝开口道：“我们苏州人，真正难得！本朝开科以来，总共九十七个状元，江苏倒是五十五个！那五十五个里头，我苏州城内，就占了去十五个。如今那圆峤巷的金雯青，也中了状元了，好不显焕！”钱唐卿接口道：“老伯说的东吴文学之邦，状元自然是苏州出产；而且据小侄看来，苏州状元的盛衰，与国运很有关系！”胜芝愕然道：“倒要请教！”唐卿道：“本朝国运盛到乾隆年间，那时苏州状元，亦称极盛：张书勋同陈初哲，石琢堂同潘芝轩，都是两科蝉联；中间钱湘龄遂三元及第。自嘉庆手里，只出了吴廷琛、吴信中两个。幸亏得十六年辛未这一科，状元虽不是，那榜眼、探花、传胪都在苏州城里，也算一段佳话。自后道光年代，就只吴钟骏崧甫年伯，算为前辈争一口气，下一粒读书种子。然而国运是一代不如一代了。至于咸丰手里，我亲记得是开过五次，一发荒唐了，索性脱科了。”那时候唐卿说到这一句，就伸着一只大拇指摇了摇头。接着说道：“那时候世叔潘八瀛先生，中了一个探花，从此以后，状元鼎甲，广陵散绝响于苏州。如今这位圣天子中兴有道，国运是要万万年，所以这一科的状元，我早决定是我苏州人。”葦如也附和着道：“吾兄说的

话真关着阴阳消息，参伍天地，其实我那雯青同年兄的学问，实在数一数二！文章书法是不消说，史论一门网鉴熟烂又不消说，我去年看他在书房里，校部《元史》，怎么奇渥温、木华黎、秃秃等名目，我懂也不懂。听他说得联联翩翩，好像洋鬼子话一般。”胜芝正色道：“你不要瞎说，这不是洋鬼子话，这大元朝仿佛听得说就是大清国，你不听得，当今亲王大臣，不是叫做僧格林沁、阿拉喜崇阿吗？”胜芝正欲说去，唐卿忽望着外边叫道：“肇廷兄！”大家一齐看去，就见一个相貌很清瘦，体段很伶俐的人，眯缝着眼，一脚已跨进园来；后头还跟着个面如冠玉，眉长目秀的书生。葦如也就半抽身，佝着腰，招呼那书生道：“怎么珏斋兄也来了！”肇廷就笑眯眯地低声接说道：“我们是途遇的，晓得你们都在这里，所以一直找来。今儿晚上谢山芝在仓桥浜梁聘珠家替你饯行，你知道吗？”葦如点点头道：“还早哩。”说着就拉肇廷朝里坐下。唐卿也与珏斋并肩坐了，不知讲些什么，忽听“饯行”两字，就回过头来，对葦如道：“你要上哪里去？怎么我一点也不知道！”葦如道：“不过上海罢了。前日得信，雯青兄请假省亲，已回上海，寓名利栈，约兄弟去游玩几天。从前兄弟进京会试，虽经过几次，闻得近来一发繁华，即如苏州开去大章、大雅之昆曲戏园，生意不恶；而丹桂茶园、金桂轩之京戏亦好；京菜有同兴、同新，徽菜也有新新楼、复新园。若英法大餐，则杏花楼、同香楼、一品香、一家春，尚不曾请教过。”珏斋插口道：“上海虽繁华世界，究竟五方杂处，所住的无非江湖名士，即如写字的莫友芝，画画的汤垕伯，非不洛阳纸贵，名震一时，总嫌带着江湖气。比到我们苏府里姚凤生的楷书，杨咏春的篆字，任阜长的画，就有雅俗之分了。”唐卿道：“上海印书叫做什么石印，前天见过得本直省闱墨，真印得纸墨鲜明，文章就分外觉得好看；所以书本总要讲究版本。印工好，纸张好，款式

好，便是书里面差一点，看着总觉豁目爽心。”那胜芝听着这班少年谈得高兴，不觉也忍不住，一头拿着只瓜楞茶碗，连茶盘托起，往口边送，一面说道：“上海繁华总汇，听说宝善街，那就是前明徐相国文贞之墓地。文贞为西法开山之祖，而开埔以来，不能保其佳城石室，曾有人做一首《竹枝词》吊他道：‘结伴来游宝善街，香尘轻软印弓鞋；旧时相国坟何在？半属民廛半馆娃！’岂不可叹呢！”肇廷道：“此刻雯青从京里下来，走的旱道呢，还是坐火轮船呢？”葦如道：“是坐的美国旗昌洋行轮船。”胜芝道：“说起轮船，前天见张新闻纸，载着各处轮船进出口，那轮船的名字，多借用中国地名人，如：汉阳、重庆、南京、上海、基隆、台湾等名目；乃后头竟有更诧异的，走长江的船叫做孔夫子。”大家听了愕然，既而大笑。言次，太阳冉冉西沉，暮色苍然了。胜芝立起身来道：“不早了，我先失陪了。”道罢，拱手别去。肇廷道：“葦如，聘珠那里你到底去不去？要去，是时候了。”葦如道：“可惜唐卿、珏斋，从来没开过戒；不然岂不更热闹吗？”肇廷道：“他们是道学先生，不教训你两声就够了，你还想引诱良家子弟，该当何罪！”原来这珏斋姓何，名太真，素来欢喜讲程朱之学，与唐卿至亲，意气也很相投，都不会寻花问柳，所以肇廷如此说着。当下唐卿、珏斋都笑了一笑，也起身出馆，向着葦如道：“见了雯青同年，催他早点回来，我们都等着哩。”说罢扬长而去。

肇廷、葦如两人步行。望观西直走，由关帝庙前，过黄鹄坊桥。忽然后面来了一肩轿子，两人站在一面，让它过去。谁知轿子里面，坐着一个丽人，一见肇廷、葦如，就打着苏白招呼道：“顾老爷，陆老爷，从啥地方来？谢老爷早已到倪搭，请鸾驾就去吧！”说话间轿子如飞去了。两人都认得就是梁聘珠，因就弯弯曲曲，出专诸巷，穿阊门大街，走下塘，直访梁聘珠书寓。果

然，山芝已在，看见顾、陆两人，连忙立起招呼。肇廷笑道：“大善士发了慈悲心，今天来救大善女的急了。”说着，恰聘珠上来敬瓜子，葦如就低声凑近聘珠道：“耐阿急弗急？”聘珠一扭身放了盆子，一屁股就坐下道：“瞎三话四，倪弗懂个。”你道肇廷为什么叫山芝大善士？原来山芝名介福，家道尚好，喜行善举，苏州城里有谢善士之名。当时大家大笑。葦如回过头来，见尚有一客坐在那里，体雄伟而不高，面团圆而发亮，十分和气，一片志诚，年纪约三十许，看见顾、陆两人，连忙满脸堆笑的招呼。山芝就道：“这位是常州成木生兄，昨日方由上海到此。”彼此都见了，正欲坐定。相帮的喊道：“贝大人来了！”葦如抬头一看，原来是认得的常州贝效亭名佑曾的，曾经署过一任直隶臬司，就是火烧圆明园一役，议和里头得法，如今却不知为什么弃了官回来了，却寓居在苏州。于是大家见了，就摆起台面来，聘珠请各人叫局。葦如叫了武美仙，肇廷叫了诸桂卿，木生叫了姚韵初。山芝道：“效亭先生叫谁？”效亭道：“闻得有一位杭州来的姓褚的，叫什么爱林，就叫了她吧。”山芝就写了。葦如道：“说起褚爱林，有些古怪，前日有人打茶围，说她房内备着多少筝、琵琶、箫、笛，夹着多少碑、帖、书、画，上有名人珍藏的印，还有一样奇怪东西，说是一个玉印，好像是汉朝一个妃子传下来的，看来不是旧家落薄，便是个逃妾哩。”肇廷道：“莫非是赵飞燕的玉印吗？那是龚定庵先生的收藏。定公集里，还有四首诗，记载此事。”木生道：“先两天定公的儿子龚孝琪兄弟还在上海遇见。”效亭道：“快别提这人，他是已经投降了外国人了。”山芝道：“他为什么好端端的要投降呢？总是外国人许了他重利，所以肯替他做向导。”效亭道：“倒也不是，他是脾气古怪，议论更荒唐。他说这个天下，与其给本朝，宁可赠给西洋人，你想这是什么话？”肇廷道：“这也是定公立论太奇，所谓其父报仇，其子杀

人。古人的话到底不差的。”木生道：“这种人不除，终究是本朝的大害！”效亭道：“可不是么！庚申之变，亏得有贤王留守，主张大局。那时兄弟也奔走其间，朝夕与英国威妥玛磋磨，总算靠着列祖列宗的洪福，威酋答应了赔款通商，立时退兵。否则你想京都已失守了，外省又有太平军，糟得不成样子，真正不堪设想！所以那时兄弟，就算受点子辛苦，看着如今大家享太平日子，想来还算值得。”山芝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效翁倒是本朝的大功臣了！”效亭道：“岂敢！岂敢！”木生道：“据兄弟看来，现在的天下，虽然太平，还靠不住。外国势力，日大一日，机器日多一日，轮船铁路，电线枪炮，我国一样都没有办，哪里能够对付他！”正说间，诸妓陆续而来，五人开怀畅饮，但觉笙清簧暖，玉笑珠香，不消备述。众人看着褚爱林面目，煞是风韵，举止亦甚大方，年纪二十余岁。问她来历，只是笑而不答，但晓得她同居姊妹，尚有一个姓汪的，皆从杭州来苏。遂相约席散，至其寓所。不一会，各妓散去，钟敲十二下，山芝、效亭、肇廷等自去访褚爱林。肇如以将赴上海，少不得部署行李，先唤轿班，点灯伺候，别着众人回家，话且不提。

却说金殿撰请假省亲，趁着飞似海马的轮船到上海，住名利栈内，少不得拜会上海道县及各处显官，自然有一番应酬，请酒看戏，更有一班同乡都来探望。一日，家丁投进帖子，说冯大人来答拜。雯青看着，是“冯桂芬”三字，即忙立起身，说有请。家丁扬着帖子，走至门口，站在一旁，将门帘擎起。但见进来一个老者，约六十余岁光景，白须垂颌，两目奕奕有神，背脊微伛，见着雯青，即呵呵作笑声。雯青赶着抢上一步，叫声景亭老伯，作下揖去。见礼毕，就坐，茶房送上茶来。两人先说些京中风景。景亭道：“雯青，我恭喜你飞黄腾达。现在是五洲万国交通时代，从前多少词章考据的学问，是不尽可以用世的。昔孔子

翻百二十国之宝书，我看现在读书，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字，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，一切声、光、化、电的学问，轮船、枪炮的制造，一件件都要学会他，那才算得个经济！我却晓得去年三月，京里开了同文馆，考取聪俊子弟，学习推步及各国语言，论起‘一物不知，儒者之耻’的道理，这是正当办法。而廷臣交章谏阻。倭良峰为一代理学名臣，而亦上一疏。有个京官抄寄我看，我实在不以为然。闻得近来同文馆学生，人人叫他洋翰林、洋举人呢。”雯青点头。景亭又道：“你现在清华高贵，算得中国第一流人物，若能周知四国，通达时务，岂不更上一层楼呢！我现在认得一位徐雪岑先生，是学贯天人，中西合撰的大儒，一个令郎，字忠华，年纪与你不相上下，并不考究应试学问，天天是讲着西学哩！”雯青方欲有言，家丁复进来道：“苏州有位姓陆的来会。”景亭问是何人，雯青道：“大约是葦如。”果然走进来一位少年，甚是英发，见二人，即忙见礼坐定。茶房端上茶来。彼此说了些契阔的话，无非几时动身，几时到埠，晓得葦如住在长发栈内。景亭道：“二位在此甚好，闻得英领事署后园有赛花会，照例每年四月举行，西洋各国琪花瑶草，摆列不少，很可看看。我后日来请同去吧。”端了茶，喝着二口，起身告辞。

二人送景亭出房，进来重叙寒暄，谈及游玩。雯青道：“静安寺、徐家汇花园，已经游过，并不见佳，不如游公家花园，你可在此用膳，膳后叫部马车同去。”葦如应允，雯青遂吩咐开膳，一面关照帐房，代叫皮篷马车一部。二人用膳已毕，洗脸漱口，茶房回说，马车已在门口伺候。雯青在身边取出钥匙，开了箱子，换出一身新衣服穿上，握了团扇，让葦如先出，锁了房门，嘱咐了家丁及茶房几句，将钥匙交代帐房，出门上了马车。那马夫抖勒缰绳，但见那匹阿剌伯黄色骏马四蹄翻盏，如飞的望黄浦滩而去。沿着黄浦滩北直行，真个六辔在手，一尘不惊，但见黄

浦内波平如镜，帆墙林立。猛然抬头，见着戈登铜象，矗立江表；再行过去，迎面一个石塔，晓得是纪念碑。二人正谈论，那车忽然停住。二人下车，入园门，果然亭台清旷，花木珍奇。二人坐在一个亭子上，看着出入的，短衣硬领，细腰长裙，团扇轻衫，靓妆炫服的中西士女。正在出神，忽见对面走进一个外国人来，后头跟着一个中国人，年纪四十余岁，两眼如玛瑙一般，额上微须亦作黄色，也坐在亭子内。两人咕咧呱罗，说着外国话。雯青、莘如，茫然不知所谓。俄见夕阳西颓，林木掩映，二人徐步出门，招呼马车，仍沿黄浦滩，进大马路，向四马路兜个圈子。但见两旁房屋，尚在建造。正欲走麦家圈，过宝善街，忽见雯青的家丁，拿着一张请客票头，招呼道：“薛大人请老爷即在一品香第八号大餐。”雯青晓得是无锡薛淑云请客，遂也点头。莘如自欲回栈，在棋盘街下车。雯青一人出棋盘街，望东转弯，到一品香门前停住上楼。楼下按着电铃，侍者上来问过，领到八号，淑云已在，起身相迎。座间尚有五位，各各问讯。一位吕顺斋，甘肃遵义廪贡生，上万言书，应诏陈言，以知县发往江苏候补。那三个是崇明李台霞，名葆丰；丹徒马美菽，名中坚；嘉应王子度，名恭宪；皆是学贯中西。还有一位无锡徐忠华，就是日间冯景亭先生所说的人。各道久仰坐定，侍者送上菜单，众人点讫；淑云更命开着大瓶香宾酒，且饮且谈。忽然门外一阵皮靴声音，雯青抬头一看，却是在公园内见着的一个中国人，一个外国人，望里面走去。淑云指着那中国人道：“诸君认得此人吗？”皆道不知。淑云道：“此人即龚孝琪。”顺斋道：“莫非是定庵先生的儿子吗？”淑云道：“正是。他本来不识英语，因为那威妥玛要读中国汉书，请一人去讲，无人敢去，孝琪遂挺身自荐，威酋甚为信用。听得火烧圆明园，还是他的主张哩。”美菽道：“那外国人我虽不晓得名字，但认得是领事馆里人。”淑云道：“那孝琪有